

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及其作用和价值

邓晓东*

〔摘要〕 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的评点,在清初时诗选本中得以广泛运用。选家对评点有赞成、反对和折衷三种态度,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评点能否契合作者之意甚或发扬作者之意上。现存清初时诗选本主要有旁批、尾批、总评等三种主要的评论方式和“○”、“、”“|”、“└”等圈点符号。其中,“○”“、”最为常见,“○”主要用于标举句法、格律、风格等,并往往有旁批;“、”大多起提醒作用,类似于着重号。在当时是为了扩大影响便于传播且有嘉惠来学作用的评点,在当今却具有了丰富和完善清初诗学史的理论价值和考证清初文人事迹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清初时诗选本;评点;符号;作用;价值

评点,作为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不过相对于小说戏曲来说,诗歌评点的研究相对冷清。臆测其原因,当与诗歌评点的内容与诗话、诗格之类的批评方式区别不大,且诗歌批评的理论相对成熟,并不像小说戏曲那样存在诸多空白有待填补。具体到对诗选评点的研究来看,尽管很早就有人注意到诗选、特别是时诗选本的评点价值,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然而人们对诗选评点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诗话的层面上,充其量认为诗选之有评点相对于“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①的诗话等批评方式来说,将选与评两种批评方式结合起来,更显生动和完整些。而且,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从批评史角度关注诗选评点的理论价值,而忽略了其形式所产生的当下作用,对今人选古类选本和时诗类选本的评点也没有认识到其作用 and 价值的区别。鉴于此,我们选择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作为研究对象,想通过对这批选本的研究,探讨选家对评点的态度,归纳其形式,揭示其作用和价值。这不仅是研究清初时诗选本的需要,亦是中国文学评点研究所应当关注的问题。

一、清初选家对评点的态度及相关问题

评阅他人诗文,或被他人评阅诗文,在清初可算是一个极为流行的风雅之事。清初别集和总集之有评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别集而言,比如朱鹤龄的《愚庵小集》、孙枝蔚的《溉堂集》、程

*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12YJC751013)的阶段性成果。

①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康庄的《自课堂集》、魏宪的《枕江堂集》、孔尚任的《湖海集》等等,参与评阅的人数往往几人乃至数十人。像宗元鼎所撰《芙蓉集》十七卷,除了其弟宗之瑾的评语外(几乎每首诗均有),还有黄传祖、姚侔、孙枝蔚、邹漪、华袞、吴绮等二十多人的评语;而翟凤翥《涑水编》五卷,前列评阅人士多达70人。另外,标明“某某订”、“删”、“评”、“选”的别集更是屡见不鲜。就诗选(总集)的情况来说,康熙时期选家朱观曾言:“前代(明代)诗选,大约无评点者多。近选俱尚评点”^①。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即“近日诸选,各有参评姓氏,以著广大。乃有文不踰数十,而参选载至数百人者”^②。像倪匡世的《振雅堂汇编诗最》,其评点虽出自倪氏一人之手,然初集卷首“振雅堂就正录”所列“天下诸先生姓氏”就达426人之多。可见,不管是别集还是选本,都显示了清人崇尚评阅的风气。其出发点,无非是想借名人的评点扩大己选(己作)的影响,就像杜濬对选家陈允衡说的那样:“尊选评点精切,惜墨如金,弟所愿附不朽者”^③。

尽管评点在清初蔚然成风,但选家对评点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大约有赞成、反对和折衷三种意见。赞成者如姚侔曰:“自有选以来,如金针诗格,风骚要式,诗品、诗话之类,无不指陈利病,冀诗人之变改。……即一诗之内,或发端,或落句,或颌联,或颈联,或用事,或写景,各有格式,不可乱也。”^④他把诗格、诗品、诗话之类也看作选,固然不合今人的标准,但其肯定评点之“指陈利病”“冀诗人之改变”的作用,则道出了评点的本意。反对者如曾灿云:“集中不加圈点评语者,遵古也。……评点切当者,不无裨益后学,而古人之精神,或反沉溺于句下。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何必执一法以例天下之学者乎。”^⑤这虽然是保守的态度,但他从接受的角度,认为诗无达诂,不赞同强人从己,相信“读者眼目,自多光焰”^⑥,则亦有相当的道理。而折衷者则像陈允衡所说的:“古人选诗,原无圈点。然欲嘉惠来学,稍致点晴画颊之意,亦不可废。”^⑦

其实,不管是使作者之精神毕出,还是金针度人嘉惠来学,三种意见的焦点集中于评点是否能契合作者之本意甚或发扬作者之意上。然而,选诗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活动,尽管理论上要求选家做到“不可执一己之见,在乎因作者之见”^⑧,即强调选家根据作者的创作特点选择有代表性的诗篇,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往往是合乎选家口味的诗篇才会入选,即便如前举反对以一法例天下的曾灿,其《过日集》卷首“诸体评论”标举各体宗尚及摘句,即是一种审美偏向(尤其是摘句,其与圈点只有形式上的差异而已)。因此,那种合乎天下人口味的评点是不存在的,此种认识不难领会,如姚侔即承认:“若曰格岂为我辈设乎?子上栋下宇,我有巢氏之民。‘生姜树上生,也只得凭你说’。”^⑨他借用邵雍临终之语,来表达众口难调之意,即如同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过,虽然“从来作者之精意,多由选者之鉴别而显”^⑩,然而要达到“作者之精神往矣,而我直于行间字里追蹊而与相招呼,仿佛亲见其心细如发,气静如丝,或捻髭而苦吟,时含毫而微笑,急起点勘之、评鹭之;于运掉处见风神,于照应处见筋节,于发挥潇洒处见性灵;写景则景若可即,咏物则物若可扪,怀人则人若可把挹而摩挲,纪事则事若可控揣而件系;使诗人当日苦心,出落活现于纸上,某为某家,某某为某家,而其人亦遂若各各点首,眉须欲动”^⑪的效果,实在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①朱观:《国朝诗正凡例》,《国朝诗正》卷首,康熙刻本。

②钱价人:《今诗粹凡例》,魏耕等:《今诗粹》卷首,顺治刻本。

③杜濬:《与陈伯玘》,周在浚等:《尺牍新钞二集藏弃集》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④姚侔:《诗源发凡》,《诗源初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69册,第5、5页。

⑤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刻本。

⑥袁先:《百名家诗钞凡例》,《百名家诗钞》卷首,康熙刻本。

⑦陈允衡:《国雅初集凡例》,《国雅初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9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页。

⑧徐增:《元气集序》,《元气集》卷首,清初刻本。

⑨王崇简:《燕台文选序》,田茂遇:《燕台文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22册,第263页。

⑩陆庆臻:《皇清诗选序》,孙铤:《皇清诗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98册,第8—9页。

另外,相比于评点古人之诗没有人情世故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而能相对简单客观,评点时人之诗则要复杂得多。其一,评点对象尚且健在,在向以盖棺定论的评价传统下,评论的准确性(尤其是关于诗人风格的评论)就要受到质疑。其二,评点对象或为评点者的朋友,或与评点者有师生之谊,或为当时诗坛宗匠、朝廷要员,这些也都影响了评论的客观性。其三,诗坛宗尚的变化以及“一先生之言久矣,哄然聚讼”^①等情况也增加了评点精切的难度。因此即便是采用评点的选家,亦往往对评点的效果持保留意见。如陈允衡虽然承认评点不可废,但对“若近人满纸皆圈,逐句作赞”^②的近乎阿谀和射利做法犹为不满,并说“衡所服膺者,妄欲力追古法,未必有当。然宁简略,使读者自得之章法,是所最重。非如《诗归》好论字句已也。若能于全无圈点中,会圈点之意,则此道三昧,有在笔墨之外者,以俟解人可耳。”^③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评点相比于只选不评的选本而言,其“出版费用”相对较高,也即,评点也是要计入成本的。这就给本来就有射利之嫌的时诗选家增加了以评点吸金的恶名。^④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既要不要废评点,又要避免舆论攻击,有的选家便想出了一个办法:“间有评点,不能如竟陵《诗归》之详,亦不能如济南《诗选》之约。或人评一二首,或首圈一二句,皆就一时之见,取其惬意心者而已,非敢遂以为定则也。”^⑤这种“非敢以为定则”的评点,既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又可以避免“一己偏执之见,岂可强世从同”^⑥、“一二选家,阿意奉迎,人不必衣冠,诗不必纪律,随其所见,浓圈密赞,若人人可以李杜也者,人人可以苏陆也者”^⑦之类舆论的严厉苛责。当然,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评语“太繁则款段分裂,不便观览”^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评点过多,费用就会提高,这些也都是评点从简的原因。

二、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方式

在谈论评点方式之前,有必要先就清初时诗选本的批评体系作一介绍。清初时诗选本的批评体系(除了“选”本身)主要由序言、凡例、小传(小引)、评点等部分组成。自《毛诗序》以来,序言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选本的主要批评方式,作序者往往借此阐发选诗主旨、发表诗学见解。由于处于古典诗歌的总结期,清初时诗选本的多数序言就像一部浓缩的诗歌史,序者往往揭橥诗歌发展的几大关键时段,析分源流,指陈兴衰,并阐发各自的诗学倾向以及对诗坛走向的期望。就凡例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介绍诗选编撰经过,举凡收稿、编次、体例甚至还有为下部诗选做广告等等;另一部分,则阐述选诗主旨、介绍诗坛近况、点明编选目的。小传(小引)涉及诗人之生平、性格及创作的总体情况等内容,而评点则是对诗歌的内容、艺术手法、风格等方面的分析。就多数选本而言,都有序言和凡例两个部分,它们构成了选本批评的基础,属于一种宏观(诗史及当下诗坛)层面的批评;而知人论世的小传(中观)及具体细微的评点(微观),则并非所有选本都具备,这不仅需要选家对诗人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需要其具备较好的文艺批评素养。因此,从理论上说,只有既有高屋建瓴、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又有细致入微、切中肯綮的深入剖析的选本,方能称作美善。而这也就是

①陆庆臻:《皇清诗选序》,孙铤《皇清诗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98册,第9页。

②③陈允衡:《国雅初集凡例》,《国雅初集》卷首,第6页。

④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笔者《清初清诗选本的时代特征》(《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

⑤魏宪:《诗持三集凡例》,《诗持三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8册,第386页。

⑥席居中:《昭代诗存凡例》,《昭代诗存》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5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⑦唐麟翔:《与张山来》,张潮《尺牍友声二集》庚集,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⑧钱价人:《今诗粹凡例》,魏耕等:《今诗粹》卷首,顺治刻本。

尽管人们对于评点的微词颇多,但却仍有不少选家不愿割舍的原因。

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的评点,其起源虽有梁代说、唐代说、南宋说等不同意见,但“评”、“点”两者结合的批评形式当出现于南宋。^①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被学者誉为“现存评点第一书”^②。关于诗选评点流行于何时,我们暂不作学术论定,但从清人的论述来看,诗选之频繁使用评点,大约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先辈操选政,不置圈点……自正、嘉而后,坊贾始以圈点书易售,射利者争效之”^③,此则材料还揭示了评点的走俏是源于商业促销。这种见解倒与学界关于小说评点的研究结论相符合。

评点包括评论与圈点两种形式,现分而论之。就评论而言,清初时诗选本的评论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 旁批

即以小字方式随文评论。就其内容而言,多为点出用字之妙之“字评”,或揭示诗句之神韵、情感色彩、风格、结构作用等的“句评”。如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一选王铎五律《贺九寺》,其首联云“树合若无路,傍寻有寺通”,旁批曰:“入手极合”,其颔联对句云“一雁压春风”,旁批曰:“‘压’字警”^④。又如同书同卷吴伟业《银泉山》中“选侍陵园亦已荒,移宫事迹更茫茫”,旁批为:“牵连及之,笔法最妙”^⑤。另外,还有“题评”,即在诗题后就有评语,如邓汉仪《诗观二集》卷一郝浴《登葛仙清虚最高峰望山后群峰如黛》后有“题已绝妙”^⑥。“序评”,即对诗题后小序的评论,如魏宪《诗持三集》卷五傅为霖《登小武当》,题下有引,魏氏评云:“恹恹无尽。”^⑦然此类旁批甚少。

(二) 尾批

即位于一首诗结束处或一组诗的最后,用数语对该诗(或组诗)作一整体的“篇评”。就其内容而言,或就该诗的艺术(包括用字、章法、前后照应等)进行评价,或就该诗所引发的感想加以申述,或是评价其风格渊源,或揭示该诗之本事等等不一而足。如魏宪《诗持二集》卷二选魏裔介五律《偶感》:“旷览何时尽,狂歌忽有人。天维尊五岳,地势重三秦。文字销今古,干戈怨鬼神。谁为调燮者,水旱恤遗民。”尾批云:“五六句读之悚然。结句有关系,真宰相之言、宰相之心也。”^⑧又如徐增《元气集选赖古集》收周亮工《遣仆子视何匡山,归述濂上草堂风景暨匡山念予状,感动久之,成诗四首,复寄匡山》,四诗后各有徐增之评语,最后还有“看他四诗位置,一字移不得,支节分明,却又浑成一气,真是作者。”^⑨

(三) 总评

这一类评语,或位于正文入选诗人姓名之后,如《今诗粹》、《十五国风高言集》等集,或位于该诗人人选全部(或部分)诗歌的最后,如《名家诗永》、《诗观》、《振雅堂汇编诗最》等。其内容大致评述诗人的生平、创作的整体特色、源流所自,或叙述选家与作者的交往经历等内容。如陈允衡《国雅初集》卷一龚鼎孳诗后总评云:“《香严集》七言律四百七十余首,司寇使粤迄庚辛五六年中之所作也。其间赠答讌集,有次韵一题至十首、八首者,如万斛源泉,随地湧出,无不惊人。衡乃持漫士《品汇》之隅见,称量于三唐之间,兼得其一二宋元别调,选一百有五首,七律之正变风旨,思过半矣。欲窥司寇

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六章《评点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3—544页。

②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影响》,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刘然:《诗乘发凡》,《诗乘》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6册,第31页。

④⑤⑥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39册,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20、25、517页。

⑦魏宪,《诗持三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8册,第493页。

⑧魏宪,《诗持二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8册,第140页。

⑨徐增:《元气集》,清初刻本。

之博大敏捷,又当于全集求之。”^①不仅入选诗歌的创作年代范围可知,且就龚氏长于酬赠、思绪敏捷等特点亦有所指明。

以上我们就评论的三种主要形式作了介绍,下面我们来看圈点的情况。尽管有人认为“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②,然而圈点符号的内涵,却少有说明。吴承学先生曾指出:“诸家的圈点方式‘义例’各不相同,带有‘秘传’胜质,更需人去揣摩”^③,可见有关圈点符号释义之类的文字是十分少见的。清初清诗选本中常见的圈点符号只有“○”、“、”两种,另外如“└”、“⊗”(即带圈字)、“|”等符号在个别选本中亦有出现。笔者仅发现两条圈点示例的材料,兹摘录如下:

诗文点定之例,凡美者则用密‘○’,其次则用单‘○’;有关于题中主意之紧要及一篇中之纲者,则用尖‘△’,其次者及设疑问难处,亦用密‘、’;或数行中无甚关系者,则不用圈点;其段落处,则用‘└’。往见荆川、鹿门、升庵、沧溟诸前辈先生选本,于诗文旁‘○’、‘△’、‘、’者,亦各自不一,兹窃取其义,酌以己意而为之。^④

凡其琢句神妙处例从‘○’,其工细处例从‘、’,或通首明净,中间一二字病,必为抹出,例从‘|’。五七言长篇有段落、有关捩,古今人高下分界正在此,今一一指明,段落例从‘└’,关捩例从‘△’。^⑤

前者出自宗元鼎的《新柳堂集》,除了对圈点符号的释义外,还指出了此种释义是根据前辈选本揣摩而来,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谓“秘传”是有一定依据的。后者出自刘然所选《诗乘》,虽然《诗乘》只用到“○”、“、”两种符号,但刘然给各种符号所作的释义却有着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引文来看,两者关于“└”和“△”的解释基本一致,前者为划分段落的标志,后者则表示“紧要”“纲”和“关捩”处。而对于“○”和“、”的理解则不尽相同。宗元鼎认为“○”是“美”的标志,这种解释比较含糊,因为“美”既包括形式也应当含有内容、意境等方面的内容。刘然用“○”标记“琢句神妙”之处,是从内容和意境等角度来衡量的,把“、”标作“工细”,则侧重点在诗歌对仗等形式上,这就比宗元鼎的释义具体和明确得多。宗元鼎认为“、”是对那些略有问题的诗句“设疑问难”的标记,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未见此例。

结合清初清诗选本评点的情况,“○”大多都用在诗句之工细神妙处,而“、”则用在“题中主意之紧要及一篇中之纲者”处居多。如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一选钱谦益《丙申云间九日作》,诗云:“黄浦横流绝大荒,迎簷依约指扶桑。销沉蛟室余穷发,磨灭龙宫向夕阳。故国屡经沧桑变,吾家犹说射潮强。登临莫漫誇能赋,四海空知两鬓霜。”该诗颌联下有“○”,旁批曰“词雄意敞”;尾联下有“、”,无评,当是提醒读者此联点题的作用并系作者心绪所在。又如同书同卷选吴伟业《读史杂感》八首中带“、”的诗句有“淮南数州地,幕府但歌钟”、“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纓棘千夫聚,艨冲百里通。白衣摇急桨,青草伏彊弓。……丹阳故郭郡,山越土人风”^⑥,可见“、”之意无非是在提醒读者注意体味诗句的涵义,类似于今天的着重号。且“○”、“、”并用时,“○”或有旁批,而“、”有评的几率较“○”要少得多,这亦可说明“○”之意在标举句法、格律、风格等内容,而“、”大多是起警醒作用。刘然释“、”有表示“工细”的意思,核之《诗乘》,此种用法极少。“└”系段落符号或界标,常常在五七言古之长篇中用以区分层次或在一诗之末尾作为与另外一首诗的分界符,这种符号的用法比较统一,像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一季振宜《寄严颢亭一百韵》便用此种符号分段,不过此符号并不多见。

①陈允衡,《国雅初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99册,第34页。

②姚鼐:《答徐季雅书》,《惜抱轩尺牍》卷二,咸丰五年刻本。

③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④宗元鼎:《解注凡例》,《广陵宗元鼎诗文新柳堂集解注》卷首,康熙刻本。

⑤刘然:《诗乘发凡》,《诗乘》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6册,第31页。

⑥邓汉仪,《诗观初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39册,第27页。

今存清初时诗选本中圈点符号最多的要数姚佺的《诗源初集》，除“○”、“、”以外，还有“⊗”、“l”这两种符号，其中“l”又有长短之分。“⊗”即在原字外套圈，这种符号是姚佺用来改字的标识，其右侧往往标明所改之字。如“吴之一”选范又蠡《江武子招饮东门歌》中有“飒然风至山云⊗”，烟雨沈沈及薄暮”，即“空”当改为“濛”，后有姚佺改字理由：“‘山云空’改作‘濛’字，若‘山云空’，安得接下烟雨”^①；又如选董以宁《美 人 烟诗》，改作“孽女咽”，并有“改三字。佺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②亦有径改而不出理由的，如“楚之四”选程封《从大别山望鹦鹉洲》有“不死曹公手，其名⊗可传”，“即”当改为“自”字^③。清初诗人、选家常有修改他人诗句的习惯，宋琬曾言：“方尔止最喜为人改诗，时人谓其有修诗癖”^④。吴仪一曾记载他人改窜王晔诗文之事：“诗文作者自有意义，凡选者当意则录之，否则弃之已耳。若删削改窜，无论失作者本旨，抑亦有误后人。如本集文《与胡纳言书》，选入《四六初征》，删改至无段落；诗《花朝新霁同张菊人泛湖》首作，选《西湖揽胜诗》者改题《花朝湖上》，结句‘日暮酒酣归未得，何人倚槛弄琼箫’改作‘闲听玉笛弄清箫’，箫笛并用，可笑，‘清箫’亦无出处；又《初到杨师维山庄》一首，改题《过友人湖上居》，中有‘山犬乍惊新客至，檐禽如唤故人来。烟迷塔影晴疑雨，风送渔歌去复回’，‘回’字改‘来’字，韵脚重复矣。……操选政者至此，岂徒续鳧截鹤，讹豕谬虎而已哉。”^⑤再如《同岑集》卷八选李天策《野霞村舍》、《长安有狭斜行》诗，其后分别有“《吴越诗选》改本”之诗，并有李天策记云：“余未尝欲以声律名，选吴越诗者，滥及姓氏，过矣。复蒙精思改窜，如‘石桥当大路’、‘眼前索寞随屠沽’等语，王、李遗风于此见其一斑。窃恐忘其丑而没人之善，敢并存于右，以待天下之操月旦者。”^⑥不过，像姚佺那样能主动标明所改何字甚或连改动理由都给出的，在清初诸选中仅此一家。

“l”即抹，此符号至少在北宋已流行^⑦，且在古文评点中尤见使用，清初时诗选本运用此符号的也只有《诗源》一种。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只有符号而无旁批，一类则既有符号又有旁批。今将《诗源》中凡标“l”并有批语之处检出，如“吴一”选许王俨《春思效西昆体》首句为“香发千从蜂有私”，“蜂有私”右有短抹，并云“三字不典”^⑧；“越二”选吴本泰《登岳》末句“仙笈遗经许共翻”有长抹，并有“既有中四联，不当复云‘仙笈’终焉，故借抹之”^⑨；“越二”选王庭《题姚哲符在我阁》首联云：“名园不碍客跻攀，乘兴能来任往还”，该联整句有长抹，并有“袭句”^⑩之评；“豫十一”选王铎《双行缠》绝句，其四“缠松恐渐肥”右有长抹，评曰：“丑”^⑪；“秦十四”选张恂《乙酉生日》“海峤秋风冷客襟”，“冷客襟”右有短抹，并评曰：“嫩”^⑫。此外，如“句未经练”、“僧气”、“说小了”、“太戏”、“笛也非箫”、“结无味”、“对未工”、“脂粉气”、“结得寒”、“通套”、“雷同句”等抹之评语，均为指出弊病，故可知刘然所谓“通首明净，中间一二字病，必为抹出，例从‘l’”的解释，是比较符合“l”的基本涵义的。

综上，除序跋凡例外，清初清诗选本的评点形式有四种。现将涉及此四种批评方式的选本列表如下（见下页），凡有该项评点方式者打“√”（“√*”为虽有该项形式，但出现次数不多）。

三、清初时诗选本评点的作用和价值

选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更易流通和较为广泛的传播效果上，所谓“好诗不遇选手，则精神不能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姚佺，《诗源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69册，第79、135、285、139、199、203、398、432页。

④宋琬：《程少月诗序》，《安雅堂全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63页。

⑤吴仪一：《霞举堂集凡例》，王晔《霞举堂集》卷首，康熙刻本。

⑥李令哲等，《同岑集》卷八，《丛书集成续编》148册，第493—494页。

⑦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影响》，见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第222页。

清初清诗选本评点方式汇总

选本	旁批	尾批	总评	圈点	选本	旁批	尾批	总评	圈点
西泠十子诗选		✓	✓		云山酬倡		✓*		
诗媛八名家集	✓			✓	诗持一、二、三、四集	✓			✓
吾炙集		✓			珠林风雅	✓*	✓	✓	✓
观始集		✓			元气集	✓	✓	✓	✓
扶轮续、广、新集	✓	✓	✓	✓	诗观初、二、三集	✓	✓	✓	✓
高言集选燕 赵诗、七闽初选		✓	✓	✓	皇清诗选 (陆次云)	✓	✓		✓
燕台七子诗选		✓		✓	五大家诗钞 (邹漪)				✓
今诗粹		✓	✓	✓	振雅堂汇编诗 最初、二、三集	✓	✓*	✓	✓
诗源初集	✓	✓		✓	名家诗永	✓*	✓	✓	✓
诗南初集		✓		✓	本朝名媛诗选		✓		✓
吴越诗选		✓	✓	✓	诗乘初集	✓	✓	✓	✓
柳洲诗集		✓	✓	✓	慎墨堂名家诗品	✓	✓	✓	✓
郢雪初编			✓		国朝诗正	✓	✓	✓	✓
溯洄集		✓			五大家诗(汪观)			✓	
国雅初集	✓*	✓	✓	✓	于野集			✓	
名家诗选三十种	✓	✓	✓						

透露”^①，“选在一室，而风行乎十五国。选在一日，而观感夫千百年”^②。所以，从理论上说，选本之有评点特别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评点，相较于只选不评而言其传播效果应当更佳。正如清初廖燕所云：“选盖以评而传也，不然，则亦谓之代钞而已，又何选之足云。”^③一些书商就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想法，以评点作为促销手段。如《扶轮集》扉页有书商刊出“虔息梁溪黄心甫先生丹黄数载”、“钱、吴两太史鉴定”的广告，又如《五大家诗钞》扉页天头标“钱牧斋先生鉴定”，左侧有“梁溪邹流绮论定”，等等。然而，从清初时诗选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虽有不少有价值的评点，如申继揆《过被兵州邑有感》的尾批：“先生时官中秘，奉使南都，触目伤心，故有是作。先帝在御十七年忧勤，其任大臣不为不力，其养士不为不厚。流贼所过，惨毒且无论，当时无有救民保社稷以报先帝之臣，并无有以之入告者，嗟嗟！孰非臣子哉，何泄泄至此极也？余读是诗，泪湿两袖，昔贾太傅当文帝时痛哭，范文正先天下之忧，与先生真是一副肝肠。诗出至痛，必传无虞。”评者徐增非但指出了此诗创作的大致时间、地点，而且就创作心态、诗歌的情感意蕴一一道出，大大增强了读者对这首诗歌的理解和体悟，可谓“看得出、批得当，即是棒喝作者处”^④。但是当时俱尚评点的风气却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其厌恶的情绪，如选家刘然在感慨明末“坊贾始以圈点书易售，射利者争效之，大失邯郸故步。然其间下笔颇矜贵，评语多简尽”的同时，对“今日糜烂至极”^⑤的评点现状深表不满，认为清初一些评点本的质量甚至不能和明末以射利为出发点的评点本相比。可以说，评点是一把双刃剑，其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评点者的眼光和素养。当然，虽不能说目前所见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全属精到，但像刘然所批评的“糜烂至极”的评点也确实少见，或许它们早已被淘汰了吧。

正因为好的评点能“透露”诗的精神，因此它不仅能帮助人们读懂诗，还能起到一种“嘉惠来学”（陈允衡语）的示范作用。自明代以来，唐以诗取士故唐人工于诗的言论已经成为今人可以不工诗的

①徐增：《元气集凡例》，《元气集》卷首，清初刻本。

②丁灏：《诗乘序》，刘然等《诗乘初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6册，第5页。

③廖燕：《评文说》，《廖燕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④李渔：《与方绍村侍御》，《笠翁文集》卷三，《李渔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⑤刘然：《诗乘发凡》，《诗乘》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6册，第31页。

借口。然而时文制艺的确牵扯了士子的大部分精力,杜甫七岁就“开口咏凤凰”,而明清士子此时则多半埋头于四书制艺之中。宋琬论及举业对作诗的妨碍时曾云:“盖自令甲以经艺取士,而士之为制举业者,莫不绳束箝固其才思,使不得旁溢而他出,以就于功名之路。至于‘风诗’、‘骚雅’,则绝口勿敢称者,以为是无救于饥寒之数也。间有怀奇好古之士,肄业及之,则父兄师友相诫矣。以故,诗学日益肤浅,而见售于有司也乃甚易。取高第,致通显,而遇物多不能名,或登山临水、左顾右视而不能措一词,即其人亦未尝不泚然愧至。”^①诸如此类的言论,在清人别集中经常能够看到。^②未中举业之前,以诗有碍举业而不学,但是中举之后却发现诗是宴集聚会、赠答往来、倡予和汝的必须品,又为不会作诗而惭愧。因此,对于那些正在学习写诗并想提高自己诗作水平的人来说,诗选之有评点无疑为其提供了法门。徐秉义序刘然《诗乘》时就说:“今观刘子之为是选也,殚精研思于六义之正变,诸家之派别,五七言之源流,古乐府之声辞离合,罔不胪陈缕析,灿然如指诸掌。……至于持择谨严,论议高阔,直欲摩济南、竟陵之垒而拔其帜,又无论钟嵘、高棅等辈。是岂不欲其言之既立,为学诗者通亿载之津哉。”^③所谓“为学诗者通亿载之津”,指的正是评点的“教科书”意义。当然,由于评点随意性、感悟性的特点以及受到篇幅空间的限制等因素,评点的示范作用并不具有系统性。

从清初时诗选本的情况来看,旁批中“字评”、“句评”及“尾批”大多涉及用字、练句、章法、风格等内容,这与今天的诗词鉴赏颇有几分相像。因此,评点的示范作用,也主要是通过这种类似诗歌鉴赏的方式来实现的。如《诗观初集》卷一王铎《贺九寺》“一雁压春风”,邓汉仪批“‘压’字警”;又如同书同卷高珩《七夕》“蟋蟀西堂秋有梦,芙蓉南浦夜初霜”,旁批“雅调绮情”,“白帝黄姑期有数,也应天上怨清商”,旁批“找题面”,尾批“笔情秀令似兼宫体”。再如《诗源》卷一邢昉七言古诗《捉船行》有侯方岳和姚佺的尾批:“七言古,要波澜开合,如江海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如此诗前捉后又捉,官捉王捉,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真变不可纪极矣。”“长篇最忌铺叙,要一层紧一层,悽惋激烈,复盖一二语不可得。”同书卷二又朱一是《归潜溪杂咏》姚佺尾批:“前开后合格。上半道时事,下半叙己情。声口律法,悉同工部。工部‘岷岭南蛮北’、‘江城秋日落’诸诗,皆此体也。”^④诸如此类的评点不仅标出了每一首诗的妙处,还揭示了其因何而妙,这种具体而微的评论,确实体现了评点者欲“为学诗者通亿载之津”的美好愿望。

如果说易于传播和嘉惠来学属于清初时诗选本评点的当下作用的话,那么评点之成为研究诗学和清初文人史实的材料则属于其的当代价值了。

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为我们今天研究清代诗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学界研究清初诗学时所用的文献主要包括各种诗话著述、别集中的诗序以及从一些选本中辑出的序跋凡例如谢正光等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等。虽然有不少学者已经开始注意清初时诗选本与清初诗学的关系,但多数也还停留在对选本序跋凡例的关注上,很少就某一具体选本的评点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从而大致确立该评点者在清初诗学史中的位置。(当然,我们并不缺乏以清人对前人诗歌的评点来概括其诗学思想的成功案例,如对金圣叹和其追随者徐增的诗学思想的研究。)与此相关的是,从目前出版的多数研究清代诗学的著作来看,对清初诗学史的建构,基本上遵循了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的复古到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兼学宋元再到以王士禛的神韵说风靡天下的三个阶段,并以崇唐宗宋的论争贯穿始终的做法。(蒋寅先生《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的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大大弥补了这种缺憾。)然而三个阶段固然逻辑清晰,却并不能反映清初诗学思想丰富、复杂的多元化倾向,许多有价

①宋琬:《张子远诗序》,《安雅堂全集》卷十,第474—475页。

②亦可参阅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第六章《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徐秉义:《诗乘序》,《诗乘》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56册,第3—4页。

④姚佺,《诗源初集》“越二”·朱一是《归潜溪杂咏》,第202页。

值和创见的诗学思想尚湮灭于各类浩瀚的典籍中,清初时诗选本中的评点就属于其中一种。比如,在清初普遍反对竟陵诗风的大环境下,陈允衡却通过《国雅初集》的评点发表了他正视竟陵诗风的态度,在清初宗唐派选家中独树一帜;邓汉仪则采用编选《诗观》的方式来实践其诗史观和宗唐的美学思想。此外如徐增、姚侔、魏耕、田茂遇、魏宪、倪匡世等人均对当时的诗坛宗尚有所褒贬并通过评点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见解。当然,这并非是研究者不知评点的理论价值而不予关注,而是多数选本尚未影印出版不易观览所致。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批选本的评点,不仅有助于了解清初诗坛的诗学宗尚,还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我们对清初诗学史的认识,这是其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因所在。

在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中,还有一类涉及诗人生平、交游及诗坛掌故,即所谓“叙及情款,稍附数言,则区区之私,无关大概”^①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当时的人看来可能殊觉无味,甚至被划入“糜烂至极”(刘然)的范畴,因为评点者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评论诗歌的艺术性而是放在“叙及情款”炫耀自己与诗人“区区之私”^②的关系上。如《今诗粹》卷一李长祥名下有钱价人总评:“研斋诗极俊快。忆丁酉于西湖得尽读其著述,订于次春把袂,故不及索取。不期别后萍踪各天,前所见稿不可复得,仅从茂伦得此数首,殊为悒悒。”^③此条评语中关于李氏诗歌评价只有“极俊快”三字,其他均属“叙及情款”的内容,就目前有评点的清初时诗选本来看,确实有不少选本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从史实的角度看,上引材料中有关时间、地点以及两人交往等情况的记载,对了解抗清名将李长祥的行踪及选家兼抗清志士钱价人的生平就极具参考价值。^④因此,这类为数众多的被古人不屑的内容反而成了今人研究诗人进而了解当时诗坛风气等情况的珍贵史料,有着不容忽视的文献价值。而这也是清初时诗选本的评点区别于“今人选古”类选本的最为独特的地方。当然,它们的价值在没有被发掘之前,是混杂在众多鉴赏性评点中而难以获知的。

(责任编辑:陆 林)

Function and Value of *Pingdian* in Poetry Anthologies in Early Qing Dynasty

DENG Xiao-dong

Abstract: *Pingdian* 评点 (annotation and marking), a characteristic Chinese device for making literary criticism, was widely used in compiling poetry anthologi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wever, attitudes to *pingdian* held by compilers of those antholog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positive, negative and neutral. The focus of their arguments is on whether *pingdian* can correctly express the author's meaning. There are mainly three ways to make comments, i. e. *pangpi* 旁批 (notes on left or right margins), *weipi* 尾批 (end notes) and *zongping* 总评 (global comments). The signs used to mark the text includes “○”, “、”, “|”, and “└”: in combination with *pangpi*, “○”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syntactic, prosodic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oems; “、” is a sign of emphasis. The notes of *pingdian*, originally intended to sprea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ems, are of great value for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poetry and the lif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poetry antholog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pingdian*; sign; function; value

①②魏宪:《诗持三集凡例》,《诗持三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8册,第386、386页。

③魏耕等:《今诗粹》卷一,清初刻本。

④详情可参考笔者《拯救与宣泄:魏耕诸友入清后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